

／长篇小说／顾工／著／长篇小说／顾工／著／

年轻 时 我 热 恋 过





年轻时代
我热时

初恋



年轻时

我热恋

● 顾 工 著



(津)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 沈力勤

封面设计 李法明

**年轻时 我热恋
愿 工**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保定市清城平原印刷厂印刷 首都发行所发行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0 印张 22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201-02302-0/K · 302

定 价:12.80 元



顾工在布达拉宫前(拉萨·1954年)



栗色发辫(1949年)



▲栗色的发辮
(重慶・1950年)

►顾工在东海照



顾工夫妇(北京)

(厦门·1955年)

顾工在遥遥相望金门岛礁石上



顾工和小女(顾乡)小儿(顾诚)



顾工一家
(1957 年夏)



顾工和儿子顾诚
(北京 • 1959 年)



顾工生于 1928 年,属龙,是真正的龙的子孙

徐怀中对顾工纪念册上的题字 ——代序

菊楼吾兄：

五十年代初我们穿着藏靴一同走进稿纸世界，那时我们之间何曾有过距离。我有幸成为你每一首诗的第二个读者（一位有着两条棕色发辫的女孩子总是先于我取得你诗作第一位读者的地位）。我的第一篇作品竟是一篇评论，发表在《文艺报》的最后一面上。所得稿费，我们在重庆浮图关下一家小馆里吃了两碗刀削面。以后我们得知，被我在文章里指责过的同志竟在各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从此我知道，稿费不是随便好拿的。正因为这本《文艺报》上有一篇你的诗，我才读了这篇文章，我们从此得到了共同的收获。我们共同丈量过从成都到拉萨的确切的距离，翻过康藏高原的每一道横断山脉，结束了伴着醉洋洋的藏族情歌的难忘的一段生活后，你作了父亲。我在光线暗淡中为你们的小女儿拍摄了她有生以来第一张有意义的照片——她在劳动，在一个很大的木盆里洗着一块小手帕。又过了多少年呢？我一下算不出，她拿了地写的几个短篇给我看。那不是小说，是从她心中流淌出的一条条小溪，丁丁冬冬。我惊奇着，也感慨着，我们老了，不中用了。

我曾用电影片卷成一柄剑，和顾城进行了一场格斗。我让他用剑“刺”进我的胸膛，他笑了，我也笑了，你们夫妇也

607156/10

笑了。又曾几何时，我听到各种年龄的顾城的崇拜者谈论着他的“朦胧”，我更惊奇着，更感慨着。我曾把你呼作“老顾城”，我们的确是老了。

我当然还不能忘记，在并不平安的平安里的一间破旧不堪的宿舍里，我总是能得到一碗可口的面条，和一碟红萝卜泡菜。女主人甚至提出，要把我的开了口的皮鞋替我缝好。

天安门事件的当晚，电台气势汹汹宣布这是一桩反革命事件，在大骂中国的纳吉，当时我又正在你们家里享用一碟泡菜。你曾问我：“第二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长篇你还打算写吗？”我厉声向你宣言：“为什么不写？当然还要写！”遗憾的是，到现在我并没有把自己的宣言付诸实践。倒不是由于其它原因，我觉得自己尚未完成足够的艺术准备。但我终于要写出的。

你已在不够离休年龄的情况下办了离休，你仍有无限热量，绝不像人们常说的，离休的人只有一点儿余热可以贡献。你为什么没有调动兵力大举进攻呢？让我们约定一个时间，以洋洋自得地来交换、展示我们的战果吧！

毫不疑问，你比我要活得久，你至今仍不知道何为心脏功能阻滞，不知血压的压差太近有什么要紧。因此我要预祝你的惊人的胜利。我很羡慕你。你们家自己做饭吃，伙食很难够得上多么讲究，却偏偏保障了你的身体强壮。

你好好活着吧！

弟 徐怀中敬上

1985年1月北京

117

作者简介

顾 工 上海市人。出生于1928年11月。总后勤部政治部离休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协会会员。

1934年随父母到北平，读书读到高中，1944年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地下党。1945年7月，去皖北参加了新四军。先后经历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大小战役。1949年南京解放后，在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从事专业创作。后进军西南，长期在西藏等地深入生活，积累素材。

1955年春，调入北京，在八一电影厂任编剧，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1958年调入《解放军报》任编辑和记者。

“文革”中，下放到渤海湾一部队农场劳动，全家随往。1974年调到总后勤部政治部继续从事专业创作至今。

从50年代初开始从事创作以来，迄今为止已出版过诗集、小说集、散文集30多种；发表过剧本，电影剧本10余部，其中有的演出或拍摄成电影。有的作品在全国或省市获奖，有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剧作主要有：《发洋财》、《李子刚》、《捕匪记》、《第二次攻击》、《什么最危险》、《森林中的火光》等。分别由前线文艺出版社、国防文艺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出版。

诗集主要有：《喜马拉雅山下》、《成熟的季节》、《军歌·礼炮和长虹》、《火光中的歌》、《挥动小马刀》、《火的喷泉》、《战神和爱神》、《爱情交响诗》等。分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工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多家单位出版。

长篇小说主要有：《红军的后代》、《疯人院》、《刑警姐妹》等。分别由北京出版社、海燕出版社、花山出版社出版。

中篇小说主要有：《被蹂躏的爱情》、《神秘的照片在扩散》等。分别在《人民公安报》、《中国故事》等报刊上发表。

小说集主要有：《重逢》、《霸王龙的末日》、《情如山水》、《顾工侦破小说选》、《那年，我八岁》等。分别由作家出版社、群众出版社等单位出版。

电影文学剧本主要有：《冰山雪莲》、《不撤退的战士》、《风云怒卷》、《请你告诉我》、《花言巧语》、《遥远的旅程》、《泾渭曲》等。分别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等拍摄和《中外电影》、《电影创作》发表。

此外，还著有散文集《风雪高原》、《大海的子孙》（分别由上海文艺和北京出版社出版）、童话集《幸运儿和倒霉蛋》（新蕾出版社出版）、电视连续剧《根在淮水》（中央电视台播放）等。

有评论说：“顾工的作品展示了离奇而神秘，阴郁又热烈，明朗又复杂，似远犹近，似幻即实的浪漫的神话般的世界。是文艺界的多面手。”

录自《中国文艺家传集》

目 录

作者简介

代序

- 战争已在我的脚下死亡…………… (1)
(1949 年春——那年我 20 岁)
- 周恩来在我的纪念册上题字…………… (5)
(1949 年夏——那年我 20 岁)
- 随着百万大军挥师西进…………… (15)
(1949 年夏——那年我 20 岁)
- 每个字都太秀丽太壮美…………… (21)
(1949 年冬——那年我 20 岁)
- 关押在楼上的女人在哭泣…………… (28)
(1950 年春——那年我 21 岁)
- “总管家”和“小老婆”的罪状…………… (33)
(1950 年夏——那年我 21 岁)
- 我在想着构思着“淮海大战”…………… (39)
(1950 年秋——那年我 21 岁)
- 似乎“谋杀”在悄悄地进行…………… (48)
(1950 年秋——那年我 21 岁)
- 是在“热恋”? 还是在“失恋”?…………… (57)
(1951 年春——那年我 22 岁)
- “桃色”和毫无桃色的事件…………… (64)
(1951 年夏——那年我 22 岁)

- 飞机失事了，要撞山…… (71)
(1952 年春——那年我 23 岁)
- 贺龙说：“要不要打死他？”…… (77)
(1952 年春——那年我 23 岁)
- 在这样的险境里求婚…… (84)
(1952 年秋——那年我 23 岁)
- 新婚之夜，依偎在卡车里…… (91)
(1952 年冬——那年 24 我岁)
- 文艺评奖中的激烈争吵…… (96)
(1953 年春——那年我 24 岁)
- 她的舞姿显得格外婀娜…… (102)
(1953 年春——那年我 24 岁)
- 他那时对她确实是“苦恋”…… (108)
(1953 年春——那年我 24 岁)
- 人生，我和她初次铺设…… (116)
(1954 年春——那年我 25 岁)
- 我梦见我坠落江心…… (124)
(1954 年夏——那年我 25 岁)
- 生命是庄严的圣洁的…… (131)
(1954 年夏——那年我 25 岁)
- 我被繁花似锦的草原迷醉…… (140)
(1954 年秋——那年我 25 岁)
- 她不就是吉祥的女神吗？…… (149)
(1954 年秋——那年我 25 岁)
- 边城，也有浪漫的圆舞曲…… (156)
(1954 年深秋——那年我 25 岁)

- 梦和现实，现实和梦..... (168)
(1954 年冬——那年我 25 岁)
- 北京，我又回到了北京..... (175)
(1955 年春——那年我 26 岁)
- 东海的波涛和脑海的波涛..... (183)
(1955 年夏——那年我 26 岁)
- 作家们在莲花池相聚..... (192)
(1955 年夏——那年我 26 岁)
- 作家们还在莲花池相聚..... (200)
(1955 年夏——那年我 26 岁)
- “钦差大臣”和“一举成名”..... (208)
(1956 年春——那年我 27 岁)
- 穿上漂亮的军装，走向海洋..... (216)
(1956 年春—1957 年春 那年我 27 岁—28 岁)
- 在上海电影厂和厂长的未婚妻..... (224)
(1957 年夏——那年我 28 岁)
- 何去何从？又一次何去何从..... (232)
(1957 年秋、冬——那年我 28 岁)
- 我走进“解放军报社”的大门..... (241)
(1958 年春——那年我 29 岁)
- 鸭绿江畔的彩花和不幸的宴会..... (249)
(1958 年春——那年我 29 岁)
- 我进入“共产主义”的“极乐世界”..... (255)
(1958 年夏——那年我 29 岁)
- 株连，我在受到可怕的株连..... (264)
(1958 年—1959 年 那年我 29 岁—30 岁)

长春的冬天里也有春天·····	(275)
(1959 年冬——那年我 30 岁)	
彩色照片依然色彩缤纷·····	(285)
(1960 年····我 31 岁····)	
附录一·····	(286)
历史不是哈哈镜	
附录二·····	(293)
“迎春晚会事件”	

战争已在我的脚下死亡

(1949 年春——那年我 20 岁)

“战争已经在我的脚下死亡
和平将成为我忠实的情妇……”

当我随着横渡长江的百万雄师，神采飞扬地跨进南京城的时候，不知怎地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波动着呼啸着这样的两行诗句。

“情妇?!”我为我想出的这个字眼吃惊。这泛着淡黄色淡粉色的词汇，怎么从小资产阶级的王国里冒了出来？这说明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沂蒙山的烽火呵！中原大地的烟云……我已经不是多年前的我，但我的灵魂深处却依然隐居着旧日的我！

我悚然！

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胜利的喜悦和自谴自责的悲哀，时时在把我袭扰……

我走进纸片飞舞的“总统府”；

我走进楼房似卫队般排列的“国防部”；